

麻糖记忆

□ 唐林

麻糖的味道至今让我难以忘怀，因为它记录着我童年的美好时光，更连接着母亲对我的深厚情感。

“麻糖甜，麻糖甜，吃过麻糖盼过年。”每当忆起这首童谣，思绪便伴着儿时放飞的风筝飘到了久别的故乡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白糖、黄糖都得凭票供应，除了季节上能吃点酸酸甜甜的水果外，甜味的食物很少，以至于我从小就对甜的东西特别渴望，尤其对麻糖的记忆更是刻骨铭心。

家乡盛产红苕，四五月栽上苕苗，秋叶红了的时候，红苕便长大了。秋收后，人们纷纷从地里挖回红苕，熬麻糖的时候也就到了。

家乡流传着这样的话：“柴麻糖，水豆腐”，熬制麻糖是很费柴禾的。备办柴禾，便拉响了熬制麻糖的序曲。初冬时节，人们为熬麻糖忙忙后，整个村庄，家家户户炊烟缭绕，甜香四溢，一幅浓浓的充满生活气息和乡愁味道的画卷便徐徐展开……

离约定的日子还有五六天，母亲便从坛子里舀出一小碗麦子，装在干净的簸箕里，放在温暖的地方，隔几个小时便去浇水。麦子慢慢地发了芽，当黄绿色的嫩芽长到三四厘米高的时候，母亲便将麦芽倒进石碓里舂成糊状，装在碗里备用，然后挑选一箩个大、表皮无破烂的红苕，去皮洗净，放在大锅里蒸煮，再将蒸煮的红苕捣成糊状，最后将麦芽和苕糊混合倒入锅中发酵。一个多小时左右，苕糊就发酵好了。母亲找来干

净的白布滤帕和木条支架，把支架从房梁上悬挂下来，将白布滤帕的四角系在支架上，然后再将苕糊倒进滤帕中，用山泉水一遍一遍地过滤，直到糖水里没有一点点杂质，便倒进大锅里点上柴禾开始熬制。

我帮不上忙，一边看母亲细心操作，一边不停地向灶堂里添柴禾。熬制麻糖是个漫长而枯燥的过程。常言道：人熬麻糖，麻糖熬人。熬麻糖的火要不大不小，太大，糖有糊味，不好吃，太小，浪费时间，人得不到休息。熬制的过程中，还需用一根特制的水棍不停地在锅里搅拌，以防止糊糖粘锅。那时候，天气已开始变冷，但母亲总是大汗淋漓。终于，锅里的糖浆慢慢变魔术般由清澈变成金黄色，并且开始翻滚起大大的糖泡。

我坐在灶前的木凳上等母亲熬麻糖，等着等着就靠着母亲睡着了。到天刚亮时，母亲摇醒我，用筷子挑起即将出锅的麻糖丝儿，吹冷了放进我嘴里，睡梦中我睁开迷糊的眼睛，半醒半睡地吮吸着麻糖，感觉这便是世上最甜美的东西，一直甜到了我幸福的梦里。

麻糖熬制好后，便是迎接新年的开始。多数家里都存有两缸麻糖，一缸是将麻糖直接装入大土缸中，吃的时候用长竹筷搅上一大坨，可直接入口或兑水，也可煮汤圆、荷包蛋，甜而清香；另一缸是在缸底垫有石灰，用油纸封住口子，时间一长，麻糖里的水分被石灰吸干，块状的干麻糖就成了，要吃时得用力敲，既脆又绵，放进嘴里，停留时间长，很有嚼头。

母亲装好麻糖后，接下来还要用苞米花、泡米花做“糖食糕点”。在苞米花、

泡米花炒好后，母亲便从贮藏室里端出一罐熬好的红苕麻糖倒一些进锅里，加热融化，再放入苞米花或者泡米花，使劲搅匀，趁热捏成小团儿，或放在木板上压成块，用刀切成片，分别装进大坛子里密封好。香甜的红苕麻糖和酥脆的苞米花、泡米花就这样成了我最喜欢的“糖食糕点”。

记得15岁那年，我考到县三中读高中，每周走两个小时的山路回一次家，每次上学母亲都会给我装上一大罐麻糖，我把麻糖蘸着馒头吃，同学都很羡慕。小时候吃麻糖，口里和心里满是无忧无虑的甜。我19岁时考上了大学，母亲请王木匠做了一口柏木箱子，漆成了大红色。第一次出远门读书，母亲用竹背篋背着箱子，手上还提着两瓶封得严严实实的麻糖，天热，汗水已浸湿了母亲有些花白的头发。上车前，母亲躬下身，又把箱子里的衣物检查了一遍，上了锁，然后把麻糖和钥匙交给我。到了学校，我请同寝室同学品尝母亲熬的麻糖，同学都说好甜好甜。在远离家乡读书的几年，每次看到装麻糖的瓶子，我心里感觉都甜甜的。参加工作后，对麻糖的记忆，无论多少年，无论离故乡多远，每次想起，眼前就浮现出慈祥母亲的身影，这时，我眼里总是含着泪水。

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和新时代的步伐，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，甜食已非常丰富，家里的茶几上总有甜甜的水果和各种各样的糖果，但在我的味蕾记忆中，麻糖似乎才是真正凝固到我心里的一道美味。

时光流逝，母亲年岁渐渐大了，也从

乡下来到了县城生活，我也成了家，有了孩子，在寒冷的冬天，一家人围着炉子吃饭，感受到其乐融融的幸福和温暖。我常在女儿面前讲她奶奶年轻时熬的麻糖，吃起来甜、香、糯、软、绵，厚实又筋道，还能御寒和抚慰人的心灵。女儿听后，就缠着她奶奶要给她熬麻糖。

一个初冬时节的周末，母亲带着我和女儿，来到乡下的舅舅家，要给我和女儿熬红苕麻糖，这年母亲已79岁。这天晚上，我和母亲坐在灶前的长条木凳上，像小时候我陪着母亲熬麻糖一样，真是温馨，有母亲陪伴和陪伴母亲的日子很是幸福。天亮了，麻糖也熬好了，麻糖色泽红润，入口味浓香醇，鲜甜黏人，女儿吃了，一直在奶奶面前说甜甜甜。其实我心里明白，年岁已高的母亲还要到乡下熬麻糖，是一辈子都在想满足子女的愿望，迁就着子女的快乐和幸福。

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各式各样的糖果点心十分丰富，麻糖的种类也变得多了起来，炒米麻糖、年糕麻糖、玉米麻糖、红苕麻糖。每当我听到街边叫卖麻糖的声音，一下便勾起了母亲熬制红苕麻糖的画面，因为，那是我淡淡远去的乡愁。

人一辈子吃的东西，恐怕很难用重量和种类来统计，能记住时光沉淀后的味道，恐怕还是那年那月那事和食物暖心的温度、人的牵挂，慢慢地我才体会到，食物的味道，其实是家的味道，亲情的味道。麻糖，就像一根黏人的丝带，紧紧黏着母亲和儿子的心。那是童年的回忆，家的味道，也是我最甜蜜、最美好的时光。

春江水暖

□ 仇士鹏

春天的消息，藏在一条江河率先扬起的前奏里。这声音很微弱，岸边一排细细的泥沙就能把它拦住，但它偏偏能传得很远，一路飘到高楼上，飘进人们的好梦里，并顺带着，用耳廓的弧度在人的心头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，春江水暖了吗？

一条河苏醒后，春天才会有热闹纷呈的声响和丰富葳蕤的形影。在冰雪消融的伴奏声里，春天将淅淅沥沥地度过草色遥看近却无的铺垫，进入草长莺飞的副歌。

你听，灰鸭为河水寂寞的诗行押上了活泼的韵脚。它们时不时就钻进水中串门，再顶着一片水花钻出来，与粼粼波光打成一片。水中岸上、湖面河底，春江善用的俚语它都了然于心，用嘎嘎的叫声热情地应和，叙旧完后，再把一年之计的家常慢慢拉开。

住在乡下时，每天早上我都会打开门，让鸭子们成群结队地奔赴春江。俗话说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它们怎么肯迟到！为了尝久违的水草味道，为了用喙衔起相思已久的落花，它们拍着翅膀啪嗒啪嗒地冲刺着，扑通扑通地飞入水中。哪怕水还没有暖，但脚蹼划破初春的沉静时，也会让阳光中丝丝缕缕的暖意漏入水中。

它们游东潜西，走南溜北，时而成阵列队，时而四散开来，争相把春天的消息一点点传播开。那哗哗波动的声音，挠痒了春江的心房。鱼儿听见了，虾米听见了，水草听见了，连河底最呆笨的石头也听见了。于是从河床开始，一些绿意开始涸染，一些气泡开始奔流，一曲浮于水面的悠扬弦乐变得生动。回到岸上，鸭子们甩着尾巴一摇一摆，留下一行行湿漉漉的脚印，蜿蜒不绝，仿佛是提醒柴门里的人，春天正在经过。

此时的岸上，浓淡不匀，有的地块生机盎然，有的地块睡眼惺忪。但地面之下，已经一片欢闹。

这要追溯到一截根须喜悦地颤抖。它在暗无天日的地下翘首以盼了一个冬天，看不见日出日落，无法掐算时间，只能根据土壤细微的温度差来判断昼夜的更替，为春天倒计时。

终有一日，冰化为水，开始流动，虽犹有清寒，但那一丝丝的鲜活和甘甜，让久困孤寂的根须喜上眉梢。它忙不迭地将这份喜讯通知所有的根须，并迫不及待地呼叫树梢：“可以发芽抽枝了！”不多时，枝头就挂起绿色，河水里的浮光跃金闪烁在了树叶之间。

某种意义上，春天是和水一起，被根输送到地上的。

拂堤杨柳也是运送的主力。它的青丝越梳越长，河水的情思就越流越深。一枝柳条探入河中，天光云影载着的思念便沿着它被虹吸到树干上。无需朝雨湿轻尘，水畔烟柳自能洗出明亮的新色。待到长发及腰，它的脚边会有鸭子戏水、老牛潜泳，各占一个声部，与桃李对歌。

春江水暖，也暖了傍水而居的草木。

那么，对于春江水暖，究竟是鸭先知，还是草木先知呢？

反正，不会是人先知。

等人意识到春天到来的时候，春姑娘早已为自己做了双漂亮的草鞋——绿茸茸的，点缀着鹅黄、绯红、素白的小花，阳光一照，就泛出明艳艳的光泽。她对自己的手艺很满意，想穿给所有人看，于是撒着脚丫，或贴着脚尖，从河的那边走到这边，从河的上游走到下游。轻轻一踢，就有一个水泡泡推开一圈圈的涟漪，将沿岸的土地映照出迎黄桃红杏白的斑斓模样。

但真的不是人先知吗？

从早春到晚春，春天渐深的每一点细节都需要人去见证，需要一颗懂得诗意栖居的心灵去审美。

瞧，岸边，人渐渐多了起来。钓鱼人讲究愿者上钩，他知道，水面下一条条兴奋的尾巴早已按捺不住，要在烟火人间拍起硕大的水花。于是，轻轻一提，就把春天从水里钓出来，拿到集市上卖。一番讨价还价后，春天的消息被一个个菜篮带回了千家万户。

别管谁先知了！既然江水已暖，那就让想象力与创造力随着水花一起翻涌。当行游的脚步和柔软的心灵也生出暖意，春天的旋律会真正进入抒情的高潮。



古刹晴雪

陆清华 摄

高光时刻最暖心

□ 易文

我不算是刀迷，只是喜欢听刀郎的歌。因为刀郎的歌容易共鸣，容易共情，所以听刀郎的歌容易上头，容易上瘾。

听刀郎的歌很容易，打开智能手机，随时随地可听，但是到现场去听刀郎唱歌就很不容易了。

既然很不容易，那就不去吧。可是，如果不去，在现场听刀郎唱歌是什么美妙感觉就永远知道了，是什么美好体验就永远没有切身感受了。

那么，在现场听刀郎唱歌是一种什么景象呢？我心心念念，梦寐以求，只有向往一下，再向往一下。

没有机会，可以争取机会。争取不到机会，那就认了吧。如果有机会而不努力争取，那今后会不会相当遗憾呢？

有人劝我说，没什么遗憾的，毕竟刀郎的线上演唱会你也看过。我坚持说，线上演唱会与现场演唱会差别太大，我还是想去现场听刀郎唱歌。还说，刀郎都50多岁了，看他一场一场的倾情演唱，能坚持多久谁也不说不准，以后他唱不动了，你再想听他现场唱歌，也只能幻想了。

北京文旅很给力，批准刀郎在年末岁初的黄金演出时段，在五棵松体育馆

连开4场“山歌响起的地方·刀郎巡回演唱会”，唱响祖国首都。75000人可现场耳闻目睹，75000人可开口唱和。可是，想进体育馆参加演唱会的观众竟然达到330多万人，铁定一票难求啊。

抢到一票的概率太小了，不过，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。我固执地认为，机会再渺茫，也不等于没有机会。

那就全家总动员，专心盯着手机屏幕，耐心等待抢票时间，时刻准备着，等待梦想照进现实。

没想到，票在开票瞬间就被一抢而空。第一次抢票，机会眨眼而过。我们怅然若失，也无力回天。

没想到，第二次抢票，居然成功了。虽然只有1张票，全家却欢欣鼓舞。

演唱会当天，我早早地来到五棵松，经过3次身份证查验，顺利走进体育馆，等待演唱会开始的那一刻。等待中，听旁边的一位成都刀迷说，他从成都追到广州，再追到北京，听3场刀郎演唱会。我们都只有佩服！

体育馆内座无虚席，盛况空前，热情似火，人心激动。体育馆外还有很多观众通过电子显示屏观看演唱实况。刀郎演唱会真的是异常火爆。

在寒冷的冬夜，五棵松体育馆却因

刀郎的演唱会热浪滚滚。在热烈的氛围和动人的旋律里，不共情、不共鸣、不共振是不可能的。两个半小时的演唱会，是视听盛宴，是文化大餐，是心灵洗礼。我见证了万人大大合唱，万人喊刀郎，万人喊号子。

难怪刀郎是唯一一个能让全国文旅争先邀请开演唱会的人。他的曲调，汲取了祖国各地山歌、戏曲、小调的精髓；他的歌词，蕴含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。刀郎喜欢读书，不间断学习，不停歌上进，一心扑在音乐上，用作品征服大家。他集作词、作曲、编曲、混音、演奏、演唱等为一身，是超级个体户，被称为奇才、鬼才、大才、天才音乐艺术家。他的音乐作品集文学性、美学性、艺术性为一体，坚持山歌风、民族风，唱响了山水情、民族情、中国情。

整场演唱会共唱了28首歌曲，其中红歌6首。红歌、情歌、山歌、民歌完美交融，在北京这块文化高地上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和青睐。

演唱会结束后，很多人热泪盈眶，意犹未尽，一步一回头，久久不愿离场。演出团队成员有的180度转弯，3次90度时间鞠躬；有的朝观众不停地挥手，热情地比爱心；有的继续演奏乐器……

演唱会上，刀郎用近15分钟时间，逐一高调介绍青年演奏家，演奏家在万众瞩目之下，旋即演奏展示民族乐器。我不知道在体育馆倾情演唱算不算刀郎的高光时刻，但那时那刻却是演奏家们的高光时刻，更是中国民族音乐的高光时刻。

如果人们通过听刀郎的歌，听刀郎的故事，能够励志人生，丰满真情，那不管是度过人生低谷，还是迎来人生高光，都是非常幸运的事儿！

1月23日，《人民日报》第20版发表王璠的文章《从“刀郎热”谈起》。文章说，真实的民间性情之响，化成每个时代的“山歌”，紧贴着日常生活的上下文。刀郎的音乐，几乎成为一种“传奇”。带着鲜明的艺术个性，又抓住了广泛而真挚的情感共性，成就了刀郎的音乐辨识度。

著名作家张平在2025年第1期《当代》杂志上发表文章《刀郎的歌声，撼动了谁的心弦？》。文章说，刀郎，罗林先生，一位屹立于世界音乐之林的人民音乐家！他的音乐作品“每一首都是经典，每一首都是奇篇，每一首都是神曲”，口碑载道，好评如潮，震撼了歌坛，惊艳了世界。

“观风俗，知得失”。刀郎的音乐，正力求唤起更广泛的大众共鸣。我们期待，在时间的见证下，共同精进对音乐、对文化的理解与支持，合力创造和不断赢取十分暖心的高光时刻。



柏枝山将军岩

鹿空非舞

渝黔雄关柏枝山，暗藏绝境将军岩。西眺箐顶连星河，北望金佛贯云端。悬崖挥刀唤风雨，乱石布阵掀雾岚。万道烟霞映长空，偶来仙客作笑谈。

注：渝黔雄关，柏枝南麓，迷林之中，岩口近处，云雾缭绕，奇石挺立，状若将军还乡、石军随侍，真乃天生秘境、稀世奇景！